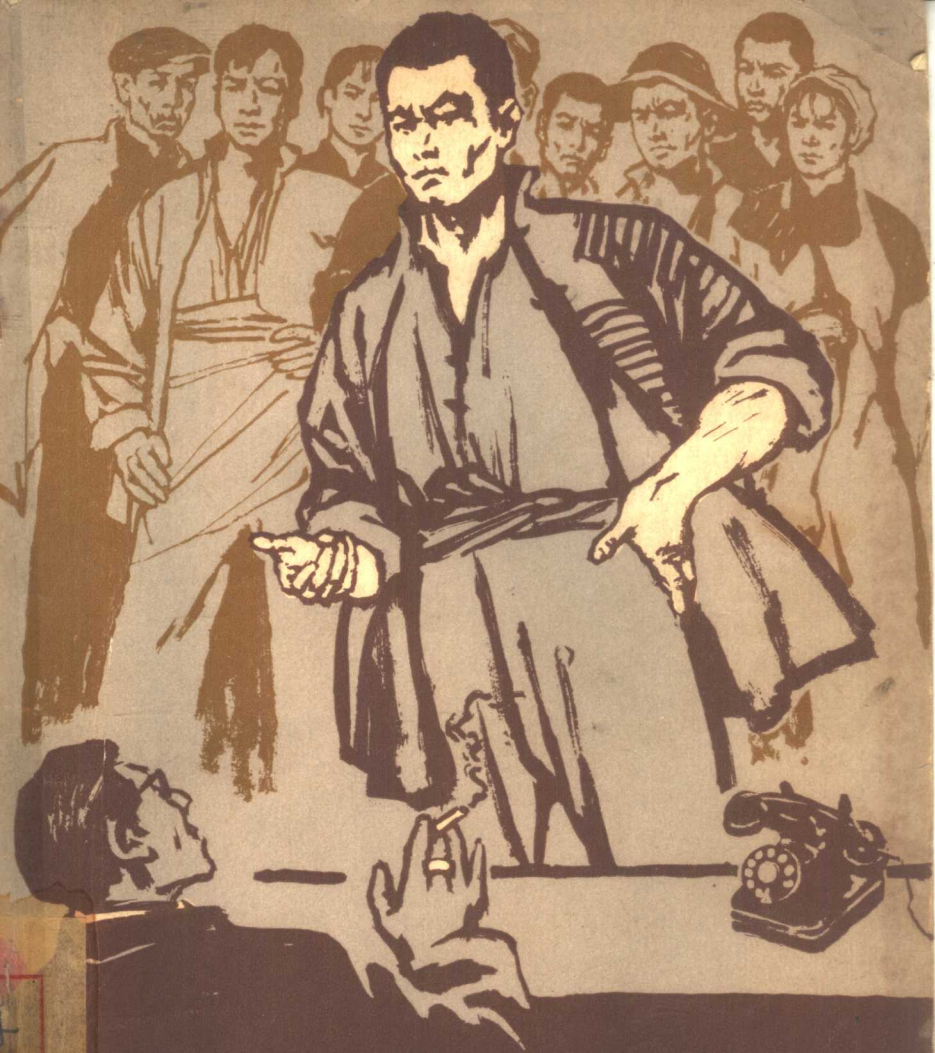




文明地狱

石 英

18302

822 .
1040

文 明 地 獄

石 英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五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这本书描写一个“欧化”的资本家，从美国搬来一套资本主义的工厂管理制度。这套办法看起来好象很讲“文明”、讲“科学”，实质上是对工人进行着极其阴险毒辣的残酷剥削。工人的悲惨遭遇和反抗斗争终于撕破了资本家的“文明”画皮。通过这些故事，可以使人具体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文明”的本质是怎么一回事。

插图：张锡武

文 明 地 獄

书号 1852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8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13}{16}$ 插页 5

196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6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册 定价 (2) 0.32 元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統一書號：10020·185

定 价： 0.32 元

目 录

第一章	“模范监狱”	1
第二章	电工之死	12
第三章	招财进宝	19
第四章	催命符	29
第五章	刀剑和蜜糖	38
第六章	随风转舵	47
第七章	“剥皮車間”	56
第八章	洪水猛兽	68
第九章	《反謝飯歌》	79
第十章	带血的股票	86
第十一章	山雨欲来	99
第十二章	地獄烈火	108
后 記		119

CAD36/06

第一章 “模范监狱”

一九三五年冬季，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多，在天津市河东的贫民区里，天刚蒙蒙亮，下着小雪，街上已经有不少人走动，都是上早班下夜班的工人。亚东毛纺公司的工人张泰起得格外早，领着郝树春和罗秀贞夫妇去亚东公司验工。张泰这人四十开外，粗不输墩的身个，背微微有点驼，戴一顶护耳破毡帽，肩上搭一条破褡裢。郝树春跟在他身后，大洒鞋在空曠的街市上发出踢踏踢踏的响声。罗秀贞急追紧撵，还被她丈夫那虎实的大步拉下一截。

拐过一个街角，路灯倏地熄了，又是个阴天，周围特别黑，张泰止住脚步，扭身拍拍郝树春的膀背，说道：“树春，我得先走一步了。监工的叫我们今后得提前个把钟头上工，捎带修理机器。”他才走出两步，又不放心似的嘱咐秀贞说：“弟妹，验工的要是问起你结婚了没有，千万不能说结婚了，这厂里厂规最忌諱女工结过婚。前天毛纺车间有个叫许温的女工，因为要生孩子叫工头看出来，二话没说就给开除了，你们两口子就是都被验上，也得装成不是两口子，可不能大意啊！”

罗秀贞感激地点头答应：“张大哥，真叫你多费心了……”她的视线又转向她丈夫：“还不问问大哥，以后有嘛事要注意的。”

张大哥禁不住笑了：“你看还是秀贞心细。树春，没别的

說，這話我囑咐你也不止一次了：遇事千萬叫壓住火兒。這個世道，找個長事由兒可不易啊。這亞東公司更是高門坎……”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為有兩個過路人從身旁擦過。他只用拳頭在郝樹春腋窩上輕輕搗了一下，就趑趄着匆匆走了。

還沒到亞東公司門口，兩口子就分開了。樹春搶上几步，到驗工的鐵門前面去排隊。他本想自己已經來得够早的了，哪知前面已排了十幾號人。他心里說：“嘿！這碗飯……”他斜睨着在女隊那邊排號的秀貞。秀貞仿佛看透了他內心的不耐煩，使勁瞪了他一眼，就把頭扭向一邊，跟先來的婦女悄聲搭訕着聊起來。

迎面牆上的電表已是八點過五分了，才從驗工房旁邊的小門里，走出一個黑胖子，兩手插在西裝兜里，一雙死魚眼滴溜溜一轉，仿佛是漫不經心地掃視着鐵門外的兩長串隊伍，又若无其事地仰天打了一個飽嗝。排在郝樹春身前的一個人小聲告訴樹春：“小心這家伙，他就是來驗工的。”樹春疑惑地瞅了他一眼：“不會吧，他怎麼不過來檢驗呢？”那人風趣地一笑說：“你不懂。這就是他們的‘文明’辦法，這是考驗你的耐性呢。”

果不其然，那黑胖子在鐵門里面來回踱了一陣子，又蹣跚地走進那個小門。樹春煩躁地搔着頭皮：“這不是成心熬油嗎？”前面那人把嗓音放高說：“熬油？老弟，你是頭回來吧？驗工的這家伙，心象秤砣一樣，又硬又黑，是這裡的副理兼人事部主任，可打腰哩！”

樹春又問：“他叫嘛名字？”

“孫杏村。是孫總經理的叔伯兄弟，行四，工人都叫他孫四。”

樹春好奇地問：“你怎麼這樣熟呢？”

“我？嘿嘿。”那人苦笑了一下。“我跟他們是老交情——被他們开除过一回了。那是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

“都为嘛事？”树春睜大眼睛問道。

“他們想为嘛就为嘛。”那人怒視着監工房旁边的小門，压低声音說，“因为我在馬路上見了厂里的賴牧师只是点了点头。”

那边的女工們也在注意听他說話，有人半是疑惑半是不平地說：“点点头还不行？”

“这是他們亚东公司的厂規。‘文明’嘛，規定工人見了經理、副理要鞠躬九十度的大躬，見了職員要鞠躬六十度，見工头鞠躬三十度，見了同事的工人才能点头。我見賴牧师光是点点头，那不是犯上嗎？”

“鞠躬还分度数？这厂規怎么这么多？”郝树春真有点觉得稀奇，随口問了一句。罗秀貞在那边又瞪他一眼，提醒叫他別多嘴。他没理会。

“这就算多？故事点还有的是呢。”那人略微思索一下，用手指了指铁門上嵌着的厂徽和門里花池里的一对石羊，“你們看見这对寶貝了嗎？这是亚东公司最要紧的金字招牌。抵羊抵羊，說是表示提倡国貨，抵制洋貨。孙總經理是有名的爱国資本家，全凭这一手发了这么大財。这里边的讲究門道可就大了。往后你們多留神，自然明白。”

这时，那黑胖子二番又出来，悠然自得地点了点头。大概是他觉得这些不馴的考工者熬了半天，都已杀了火性。这果然是他負責的“性格审查”的一部分：你是“誠心誠意”来考工，就老老实实給我等着；你要是个火暴性，实在等得急了，就是誠意不够，你就“請”！也免得招进来以后找麻煩。整个的考工測驗，是孙培卿總經理的“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

孙四要亲临前綫来主持，不能象別的厂那样，把这种大事随便委托給一些缺少知識的工头。只見孙四倒背着双手，迈着方步来到女队这边，瞪着死魚眼，鼻是鼻眼是眼地仔細打量一番。他并不是按照排队次序来驗，却对身段輕灵的罗秀貞揮了揮手，恶声粗气地說：“你出来。”

罗秀貞回眸瞥視树春一眼，就跟随着孙四来到驗工房。

黑胖子孙四坐在轉椅上，目不轉睛地盯着站在桌子对面的秀貞。秀貞开始有些拘謹，随后她又心怀疑惑，不明白他老是这么盯着是什么意思——她不知道这原是孙四正在执行“性格审查”的又一个項目。最后她拿定主意，凝然不动，站在那里想起家里吃奶的孩子这时大約又在餓得哭了，年迈的奶奶眼力又不清爽……咳，要不是为了一老一小，光是树春一个人来就行了。自家从小穷自管穷，也不甘心受人家的窩囊气……

秀貞的眉眼猛然聳跳了一下，原来孙四对她的“性格审查”已經完成，又来了个突然襲击：

“你結婚了嗎？”

“沒有。”秀貞立刻答道。

“嘿嘿。”黑胖子狡詐地一笑，挤动着他那肉囊肥厚的眼角，“我們这里可是最喜欢結过婚的。”

“沒結婚只能說是沒結婚。”聰明的罗秀貞看出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唔……”黑胖子又吃力地撩起眼皮，“那你走几圈我看看。”

罗秀貞硬着头皮走了两圈。黑胖子点了点头——腿脚沒毛病。

接着他又叫秀貞試握力——握表；試目力——在一定距

离内看视力表；测肺活量——吹皮囊；最后又试她的“手指灵敏度”。原来是叫秀贞在一方布满许多小眼的铁盘上，把一寸多长的细钢针插进小眼，每三根钢针插在一个小眼里，多一根塞不下，少一根却又宽松。秀贞费劲把力地插，才插四五十根。看表的孙四绷着面孔说了声：“停！”然后拈起蘸水钢笔在《考工细目表》上填了个“勉强可以”。他接着又拿出一大盒积木，倒扣在桌面上，方的长的三角形的木块哗啦撒开来，叫秀贞尽快把积木摆好。罗秀贞把积木摆完了。孙四看看表，这才稍露一点笑意说：“行了，今天，你先到车间站站机器，试试腿脚的耐久力！”他按了按电铃，想必是要唤人进来，然后出门去选第二个。

罗秀贞从玻璃窗口向铁门那边望去，只见孙四来到男队，一见排在树春前面那个被开除过的人，马上凑过去问他什么话。秀贞正想等着看看树春的“时运”如何，猛听得背后有人发问：“你就叫罗秀贞？”她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也斜着眼睛笑呵呵地自我介绍：“我姓史，是车间总管。走吧，那边有人带你到车间试车去。”说着，一只独眼又重新把秀贞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秀贞哪里知道，此人心毒手辣，在亚东公司是两朝元老，工人们都管他叫“史瞎子”。

秀贞往铁门那边又看了一眼，却怕被这个家伙看出什么破绽，只好跟随他指定的工头到车间里去了。直到过午三点多钟，她才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走回家里。还没进家门，就听到孩子那急渴沙哑的哭声。奶奶连声“噢噢”地哄个不住。一进门，就看见树春闷声闷气地蹲在床角上纳破垫肩。她立时从奶奶手中接过孩子，给他喂奶。奶汁是稀薄的，可是孩子的哭声总算是止住了。一天来直到此刻，她滴水未进，厂里对试车的工人照例是不管饭的。她注视着树春的表情，估摸他九

成九沒考上，便婉轉地問他：“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在那里沒呆下。”樹春頭也不抬，只顧嗤嗤地扎着針。

秀貞的估計完全証實了——他沒被錄用。可是她並沒表現出一點喪氣的情緒，還是非常沉靜地問：“那黑胖子說什麼來？”

“還用說什麼！”樹春用力過猛，“哧”的一聲，針扎斷了，“他問我一句，我答一句，問了那麼三四句，就晃了晃腦袋，把我甩在一邊了。真悶氣！”

屋里的空氣頓時變得沉重起來，只有孩子嘔奶發出輕微的聲息。半晌，還是樹春沖口說了句：“明兒我不去了。”

奶奶正從罇子底下搜刮出半瓢發霉的棒子面，想給兒子和媳婦做點稀飯，聽到樹春說那句話，便嘟囔起來：“都快三十的人了，還那麼孩子氣。你不去，你不去上哪去？就象眼前有什麼闊差事等着你似的！”

樹春把墊肩在肩上試了試，說，“明兒我還是上車站扛大個去！”

話雖這麼說，第二天樹春還是去考了一次。這回他直到晚間九點才回到家里。隔壁張泰也在这里，好象幾年沒見着似的，一見樹春就關心地問：“怎麼樣？”他和秀貞几乎是同時發出這句話。

“我剛才到車站攬活兒去了。沒人雇。”樹春今天說話的語氣反而平和多了。

“你沒去考嗎？”張泰半是驚訝半是埋怨。

“去啦！又是白排了半天。”

“樹春，不是哥哥我多嘴多舌，就沖你這一頭撞到南牆上的脾氣，也難叫管事的相中。你知道，他們喜歡聽話的。”張泰掏出小煙袋，慢慢搓揉着裝煙。“你去那里排隊，總得有點笑

脸儿。可你倒好，嘴头上能挂个油瓶！”

“大哥，”树春忽地站起身来说，“我一百个敬你，就是这一点咱们俩不对撇儿。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见了那号人心里实在别扭。”

这天晚上，树春只是打了个盹儿。过了半夜时分，他说什么也睡不着了，生活迫使他第三次踏上去亚东公司的大路。不用说，这一次他是来得最早的一个。寒星满天，铁门上还沾着霜气，稍稍贴近一下就觉得钻心透凉。还是挨到那个时间，黑胖子孙四出来了。这回他一眼就看见树春，走过来审度着这个硬棒棒的汉子。树春忽然想起了张泰的嘱咐。他勉强试了试，老是作不出什么笑脸来，只是非常不自然地冲孙四点了点头。孙四对他的点头没怎么理会，倒是树春那似乎能担起两架山的肩膀吸引了他。前两日他并不是没看见，但他多少有些害怕，在他的经验里，这样的人进厂闹起事来是更难对付的，所以他没“录用”。今天他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树春发生兴趣的。货场上越来越多的积压，需要多少这样精壮的新工人来应付这个局面。于是他开口问树春：“你这是第三天来考工吧？”

“嗯。”

“心倒是满虔诚的。”他用基督教牧师悲天悯人的口吻说，“不过，货场上的活儿可是够累的。”

“我不怕！再厉害我也不怕！”树春脱口说出这两个“不怕”倒是有点语意双关。

就这样，连续应考三次的郝树春居然被孙四“录用”了。

不知是因为货场上人力奇缺，还是孙四对树春的格外“优待”，他当时就被分配到货场上来。货场上的大包堆山成岭，那近二百斤的毛条都用高粱篾编成席皮包装，搁到肩上，再用

力一揉，肩头上就好象搓下了一层油皮。幸好是在冬天，还有破棉袄垫着，倘若在夏天，弄不好准得撕去几块皮肉。

树春第一天上工，身上还有一把火力，扛起毛包来一路小跑。耳边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老弟，以后的日子长着呢！歇着干吧。”

树春抬头一看，真巧！原来是第一天来考工时站在他前头的那个人。树春有些不好意思地伸了伸舌头冲他笑了笑，然后好奇地问他：“你怎么也来了？”

那人风趣地答道：“光许你来吗？老实说，我比你还早来两天呢，干这号活呀，硬的软的都得有点。”

史瞎子从那边来了。那人对树春打个手势，又去扛另一包去。树春呆楞了一霎，有点省悟过来：是呀！刚才自己那是干的嘛傻事？难道财东们钱柜里的金银还少？自己慢慢儿来吧。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进了饭厅，树春就见张泰大哥到处寻找他。树春急奔几步，答应着：“我在这里。”

“咳！”张泰喜不自禁地说：“刚才我进饭厅的当儿，就听货场的一个老哥说你上工了。我到处找你，想指点指点。这个公司规矩多，好比抡锤的铁匠进了磁器店，不小心就会碰碎个碟儿碗儿的。这里吃饭也是有规矩的呀。”

“全体肃静！”蓦然间一个尖溜溜的声音撞击着树春的耳鼓。树春定睛一看，一个身穿特别宽大的青袍的胖矮子，站在一个能够环视全场的木台上，高高举起双手发出号令。树春还注意到：这人尽管腰背挺肥，两手却瘦得象枯树枝，满是青筋，大嘴又特别宽，衬在那张铁青的面孔上，活象一只蛤蟆。

张泰低声告诉树春：“这就是赖牧师，专管检查宿舍、管理伙食……”

郝树春暗暗納起悶来：牧师不是在教堂里嗎？工厂怎么还有牧师呢？倒要看看他干什么。

“好，現在唱《謝飯歌》！”賴牧师整整衣服，拉出一副音乐指揮的架势。

他一打拍子，人們便噼哩啪啦地唱了起来。

賴牧师右手打拍，左手拿着藤棍，指着面前一块大木牌上的乐譜和歌詞。只見那《謝飯歌》的歌詞是：

感謝天父，保佑平安，

养我肉体，賜我一餐；

更賜灵粮，心灵强健。

敬虔为人，討主喜欢。

——阿 們

树春仔細听来，歌儿唱得挺不整齐：有人一本正經地唱；有人閉目合眼呜呜嚕嚕；有的似乎唱的是另外什么詞儿。他自己不知这葫芦里卖的是麻药，只得木然站立着，閉着嘴一声不吭。立在他身旁的张泰忙揪揪他的衣角，小声說：“你把嘴唇巴嗒巴嗒就沒事，好歹作个样子。不然，叫牧师看見，不許吃飯的！”

树春照他的話做了，果然闖过了这一关，总算是吃上飯了。午飯是一碟咸菜，一碗稀飯，吃窩头。監視吃飯的除了专职的賴牧师以外，还有史总管。

工人们吃飯的当儿，史瞎子扯着沙嘎的嗓門嘶喊：“大伙儿吃得饱撑撑的，好多干活哟！”口里虽这么說，一只独眼却不停地扫着每张飯桌，一看見哪个人吃得“多”了，便声色不露地走过去，从側后狠狠地盯視着他，还故意輕輕咳嗽一声。誰听到这声音，都会感到一陣心寒。身后有了这一威胁，誰还能再

安生地吃下飯去？在树春对面有一个工友，听张泰說，他是被开除的女工許溫的丈夫。他趁史瞎子盯視別人的空隙，悄悄掖了半个窩头在衣兜里。誰知这史瞎子虽是独眼，观察目标却更集中，他居然瞧見了。等那工人吃完飯往外走时，便暗暗跟在身后，随即又和站在門边的賴牧师交换个眼色。郝树春都看在眼里，暗暗为那工友捏一把冷汗。果然正当那工人跨过門檻的一刹那，史瞎子冷不防喝問一声：“你兜里揣的是什麼？”

那工人猛一回头，不由打了一个寒战，但馬上鎮定下来，从兜里把半个窩头掏出来，訴說道：“貨場上一个工友病了，他不能来吃飯，我捎半个窩头給他。”

史瞎子的独眼忽撩一下，恶狠狠地說：“工友生病了，只有管理方面負責。你私自把飯食帶出飯厅，犯了公司的法規。沒法子，你馬上卷鋪盖走，二話別廢！”說着，一把就把窩头給他夺了下来。这时从斜刺里闖出一个人，膀大腰粗，两眼炯炯有神，过来打抱不平說：“史总管，虽說这个工友犯了厂規，可你也得看看是啥情形。工友病了来不了，拿块干粮給他，这也合乎公司的‘文明’，也得行个方便吧！”

树春一看这人，正是那曾經被开除过如今又在貨場上工的那伙計。他这敢于为穷哥們两肋插刀的劲头，使树春又佩服又羡慕。他的身子不由地往人圈里凑了凑。

“啊哈！”史瞎子露出滿口黃牙，登时又把嘴唇一綳，說：“又是你，李兴华！你別当我姓史的不认得你。你被开除一次又收留你，算是天老爷开恩，逢上玉帝老儿大赦，还不夹起尾巴来装孙子。你懂不懂，出头的椽子先烂？看样子你是干得不耐煩了。那么就請！跟他一块堆儿走吧！”

李兴华倒吸了一口冷气，不过他也沒想到，好声好气給讲

讲情又要被开除？也好！这时他反而冷冷一笑說：“史总管，我懂！我算品透了：在你們这模范監獄里，只要誰还有一点骨气，总是不能呆长了的！”

这一番斬釘截铁的話，把个史瞎子气了个滿脸铁青，他伸出手来，指桑罵槐地把許溫的丈夫用力一推：“你快給我滾！”

李兴华擋上去，凜然地說：“我自个儿会走！”稍稍用膀子一抗。身子骨薄似虾米的史总管，一个踉蹌，几乎墩坐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儿，呼吃呼吃地說：“好，有你的！”

李兴华沒有理会，他向工友們投去留恋的一瞥，然后甩开大步向厂門那边走去。

这一切，郝树春都看在眼里，他打心眼里敬佩这位哥們，暗想：这哥們有种！以后能象他这样，才象个活人的样子。他見李兴华沒有去工人宿舍里搬行李，便搶上几步，急忙提醒他：“朋友，你的行李……？”

李兴华一回头，憤懣地說：“兄弟，我有啥行李？我只有一堆烂棉花，还是跟一个工友合着盖的，倒是干淨利落一身輕。我走了，只麻煩你一件事，照看一下貨場上那得病的工友。”

李兴华走了，临別只說了句：“后会有期。”树春若有所失地走向貨場，当院里有一个声音送进他的耳朵：“那小子是干什么的？”是賴牧师尖溜溜的声音。

“姓郝，今几个刚进貨場。”答話的分明是史总管。

“以后要好好注意他……”賴牧师末后這句話是低声說的，郝树春沒有听見。

第二章 电工之死

一场暴雪刚过，跟来旧历年关。

正月初一早上，张泰迎着雪后寒风，推开树春家的破板门，手里提着一瓶六十五度二锅头老酒。树春娘一见了，便噙着嘴儿埋怨起来：“好象是家趁万贯似的，还得叫你破费。”

“大嫂子，”张泰不由地笑了。“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穷虽是穷，可是过了一顿年，也得在一块儿热热闹闹喝上两盅。再说年前他两口子都找了长事由儿，心气不同了，我瞅着高兴哪！”

树春只是嘿嘿地憨笑着，准备着下酒的小菜。秀贞和奶奶一个和面，一个调馅，打算包饺子。孩子在床上嘤嘤哇哇地哭闹，嚷着“吃吃”。张泰一面烫酒，一面欠起身子不停地逗弄着他：“小虎小虎，别哭别哭，大伯给你糊个鱼皮鼓！”……小虎果然止住哭声，咧着嘴儿笑了。

忙活了一阵子，酒饭都已齐备。在这间紧窄的小屋里，很久很久没有感到象今天这样的欢愉气氛了。在吃饭中间，自然就谈起两个人新上工的这个事由儿来。秀贞说：“就说这亚东公司吧，大面上净讲文明，可那些规矩也真够人呛的，走一步也得提着颗心，就说史瞎子那只贼眼吧，总是不怀好意地斜溜着。”

“咳，”娘叹了口气，“这日子还不知过到哪份上呢，管人家